

# 史記

傳廿三  
之五

内閣文庫			
三 七 九 函	五 〇 九 冊	五 〇 九 號	漢 書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09
冊數	50 (37)
函號	279 18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史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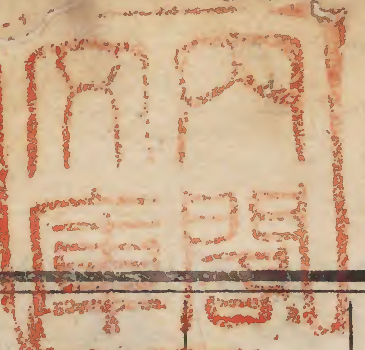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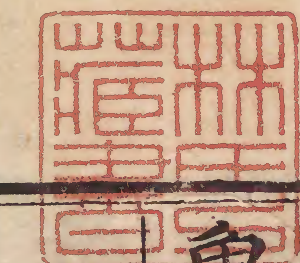
傳  
五  
廿三

			五〇九	漢	門
		四〇九	函	書	
五〇九	架	冊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〇九			五〇九	漢	
函			冊	書	
五〇九	架	冊	號	類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索隱曰魯連屈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

代甚為乖絕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屈原宜抽魯連同

田單為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為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索隱曰廣

雅云倣儻卓異也○正義曰倣天曆反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狙立議釋下毀五帝罪

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切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

往請田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



伐高唐燕人十萬聊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泉鳴出

我而人惡之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

終身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

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

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

之救兵莫敢擊秦兵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

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正義曰蕩

天即反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相州縣入邯鄲索

曰新垣姓術名也為梁將故漢有新垣平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

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疆為帝已而

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

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

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

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

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

奈何平原君曰勝也敢言事前亡四十萬



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

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索隱曰新垣衍意欲令趙尊秦為帝

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

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

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

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佐助者○索隱曰紹介猶媒也且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

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

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

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

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

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

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

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

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

君者也苟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

連者何也

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

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



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

周之介士也見莊子○索隱曰從頌音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

取死此言非也○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

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領其

土汚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

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按衆人不知則魯仲連留趙不去者非為一身衆人不知則

為一身索隱曰言衆人不識鮑焦之意焦以恥居濁世而避之非是自為一身而

憂死被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備

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

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人首賜

爵一級故謂秦權使其士虜使其民索隱曰為首功之國也

以權詐使其戰士以奴虜彼即肆然而為帝使其人民言無恩以恤下

過正義曰至過字為絕句肆然其志意也言秦得肆志為帝恐有烹醢納莞徧行天子

失也禮過而為政於天下索隱曰謂以過惡而為政也○正義曰若

趙魏帝秦得行政教於天下魯連則連有蹈蹈東海而溺死不忍為秦百姓

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

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



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  
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  
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  
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  
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  
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  
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  
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

歲餘周烈王崩

徐廣曰烈王十年崩威王七年  
正義曰周本紀及年

表云烈王七年崩齊威  
之十年也與徐不同

齊後往周怒赴於齊

正義曰鄭玄云赴告  
也今文赴作計也

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

索隱曰謂烈王太子安王驕  
也下席言其寢苦居廬也

東藩之臣困齊

後至則斮

羊傳曰斮三軍者其  
斮斬也

齊威王勃

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

正義曰罵  
也

卒為天下

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

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



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

若邪索隱曰言僕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是力不勝亦非智不如正

是畏懼其主耳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

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

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正義曰快於尚反噫嘻索隱曰上

音依噫者不平之聲下音希噫者驚恨之數也亦太甚矣先生之言

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

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徐廣曰鄴縣有九侯城九

一作鬼鄂一作邢○正義曰九侯城在相州溢陽縣西南五十里文王紂之

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

醢九侯鄂侯爭之疆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

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正義曰相

州蕩陰縣北九里有姜城欲令之死曷為與人具稱王宰

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

而從索隱曰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號夷維子故晏子為萊之夷維人是也○正義

曰密州高密縣古夷安城應劭云故萊夷維也蓋因邑為姓子者男子之美號又云子



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

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

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

舍索隱曰辟舍避正寢案禮天子適諸侯必舍於祖廟納莞簟索隱曰音管藥

攝衽枹机索隱曰机音紀○正視膳於堂下

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

納索隱曰謂閉外門不入齊君○正不得入

於魯將之薛正義曰薛侯故城在徐州滕縣界也假途於鄒當

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吊夷維子謂鄒之孤

曰天子吊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

然後天子南面吊也索隱曰倍音佩謂主人不在殯東將偕其殯棺

立西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鄒之羣臣曰

必若此吾將伏劔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

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正義曰衣服曰

襚賻貨財曰賻皆助生送死之禮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

鄒魯之臣不果納索隱曰謂時君弱臣彊故



事養死亦不得行賻送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鄒魯之臣皆不果納之是猶秉禮而存大體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

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



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

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

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索隱曰徐廣云

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耳二十餘年謬也○正義曰今博州縣也聊

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

歸齊田單攻聊城徐廣曰案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

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

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

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索隱曰怯死猶避死

也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

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

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

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

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

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

陽索隱曰即濟之海魏攻平陸索隱曰平陸邑名在西界



○正義曰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

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索隱曰即聊城之

齊無南面攻魏之心以為南陽平陸故定

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

勢成索隱曰此時秦與齊和楚國之形危齊

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索隱曰謂棄楚所攻

之所攻齊右壤之地平陸是也言右壤斷

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

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索隱曰交

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二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以全齊之

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敵則臣

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

下迷惑乘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徐廣曰

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至困為天

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

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正義曰如



墨翟守宋 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

之兵也正義曰言孫臏能撫士卒無二心能見於天下雖

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

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

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

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索隱曰言既養百姓

又資說士終擬疆國也劉氏云讀矯國更俗

矯正國事改更弊俗也功名可立也亡意亦

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索隱曰亡音無言若必無還燕意則捐燕

而東游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索隱曰延篤注戰國策云

陶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荆非也王劭云魏世

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

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

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

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鈎篡也遺公子糾

不能死怯也索隱曰遺棄也謂棄子糾而事公子小白正義曰管仲傳子



糾而魯殺之不能隨子束縛桎梏辱也若此

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

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

辱人賤行矣瘡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方言曰荆淮海

世燕齊之間罵奴曰穢罵婢曰獲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

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

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無三行之過

而為五霸首正義曰按齊桓最初得周襄王賜大武彤彤弓矢大輅故為五

伯首也名高天下而光燭隣國曹子為魯將索隱

日曹昧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

不及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

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

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

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索隱曰枝猶擬也顏色不變

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

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



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恚之節。正義曰：忿，數粉反。恚，於緣反。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

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

焉。索隱曰：肆，放縱也。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

淮陰，放生之徒，交上書。索隱曰：忌，會稽人，姓莊氏，字夫子，後避漢

明帝諱改姓曰嚴，放生名乘，字叔其子。而介

於羊勝、公孫詭之間。索隱曰：言鄒陽上書自達而游於二人之間，或

往彼或往此，介者言有隔於其間，故杜預曰：介猶間也。勝等嫉鄒陽，惡



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

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正義曰諸不乃從

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

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

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

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

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烈士傳曰

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

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

○索隱曰王劭已云軻將入秦待其容未登

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虹

貫日不徹也戰國策云聶政

刺韓保亦曰白虹貫日是也

衛先生為秦書

**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蘇林曰白

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

兵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

於天故太白為蝕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

白食昴食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

軍也○索隱曰如淳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

敗趙之兆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貫日太白

食昴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

策感動皇天而貫日食昴虛也

**夫精變天**

**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

**今臣盡忠竭誠**

**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不明

言左右

議願王知之也

左右

索隱曰

左右

左右

左右

左右

左右

左右



之不明不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刺衛

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

卞和獻寶趙王刑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

人曰石也刑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於

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索隱曰楚人

卞和得玉璞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案世家

楚武王名熊通主名贊成王名悼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

箕子佯狂索隱曰佯音陽謂詐為狂接輿辟

世張晏曰楚賢人佯狂避世也索隱曰恐

遭此患也願太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

楚王胡亥之聽索隱曰謂以楚王胡亥之聽

也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

子胥鴟夷索隱曰韋昭云以皮作鴟鳥形名

革作囊以裹尸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

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拒譚新論曰言內有以相知與否不在新故

也索隱曰服虔云人不知相知才能交至白

頭猶如新也傾蓋如故如吳孔鄭僑也家語



者道行相遇駟車對語兩蓋也何則知與不知

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

之事索隱曰藉音于夜反韋昭云謂於期逃秦之燕以頭與軻使持入秦以示信也

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漢書

音義曰王奢齊人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

夫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

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

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

徒狄自沈於河漢書音義曰殷之末世人索隱曰莊子申徒狄諫而不

用負石自投於河韋昭云六國時人漢書云自沈於雍河服虔云雍州之河也又新序作

抱甕自沈於河不同也徐衍負石入海列士傳曰周

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

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竊成飯

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竊成疾

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

與舜禱短布單衣適至斲從昏飯牛薄夜半

息夜曼曼何時旦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

後



而歌也或云商族人歌也二說並通研音八  
彈反研者自博貌也顧野王音岸禪音善如

字讀協韻朱之也押答云此二人者豈借官

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

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感於衆口

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

說而逐孔子索隱曰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

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曰左氏司城

宋之賢臣也漢書作子舟不知子舟是何人

下而為燕尾生索隱曰服虔云蘇秦於秦不

韋昭云尾生守信而死者案言蘇秦於燕

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

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

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

劍而怒食以馱馱漢書音義馱馱馱馱也生

雖有讒謗而更膳以珍奇之味○索隱曰

音寺馱馱音快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

前



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至二

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

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

馬喜贖脚於宋卒相中山晉灼曰司馬喜三

國時入被此刑也○索隱曰范睢摺脅折齒

於魏卒為應侯索隱曰應侯傳作折脅摺齒

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

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

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飢

不得相輩或以子冉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

為是不知何如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

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索隱

語云眾心成城眾口鑠金賈逵曰鑠消也眾

有美金於此眾人或共誣訛言其不純金賣

也鑠金積毀銷骨也索隱曰大顏云讒人積久

肉為之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

越人蒙而疆威宣索隱曰越人蒙未見所出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二十一



臧或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

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索隱曰小顏云公聽言不私並

觀謂所見同也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

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

今人至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

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

之心徐廣曰燕王讓國於其大臣子之也而能不說於田常

之賢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簡公說之而殺簡公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

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剗妊者觀其胎產也○索

隱曰案封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尚書作封比干之墓又唯云剗剔孕婦則武王

雖反商政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

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

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謂晉寺人勃鞞齊管仲也何則

慈仁慤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

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

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



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索隱曰

不喜知其才之自得也三於陵子仲辭三公

為入灌園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

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為齊卿仲子

以為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

楚王聘以為相子仲遂夫妻相與逃今人主

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

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

桀之狗可使吠堯厚無不使也而蹠之客可

使刺由應劭曰跖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

策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貨乎然則荆軻

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應劭曰荆軻為燕

死其族坐之湛沒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

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

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

曾孫○索隱曰湛音沉七族父之姓一也姑

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

姓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也要離

事見出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

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



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桓輪囷離詭張吳曰根桓下

本也輪囷離詭委曲槃戾也○索隱曰孟康云蟠結之木也晉灼云槃桓木之根也而

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索隱曰左

右先加彫刻是為之容飾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

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

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

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索隱曰言蒙被堯舜

之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

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

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

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

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漢書音義曰陶家名

模下圓轉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韋昭曰陶燒瓦之竈鈞木長七尺有絃

所以調為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萬殊故如造化之運轉裁成也而不牽於

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

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



索隱曰通俗文云其頭類周文王獵涇渭載

已故曰匕首短而使用也

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

鳥集而王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觀卒遇共

日率昭云呂尚適何則以其能越學拘之語

周如鳥之集也

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

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漢書音義曰言

惟裳臣妾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

所見牽制

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索隱曰言駿足不

可羈絆以比喻逸才之人應劭云皁歷也

也郭璞云皁養馬之器正義曰顏云不

也郭璞云皁養馬之官下士也養馬之官其衣皁

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皁在早反此鮑焦

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間謂櫪曰皁如淳曰莊

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子云鮑焦

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索隱曰晉灼云列士

傳鮑焦怨世不用已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

其世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

浴水之上索隱曰此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

小有不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汚義砥厲

同也

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漢書云里

名勝母也

○正義曰鹽鐵論皆云里名而曾子不入索

尸子及此傳云縣名未詳也

而曾子不入

隱

索

隱

索

隱

隱



曰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蓋以名不順也尸子以為孔子至勝母縣暮

而不宿也其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晉灼曰朝歌者不時

也○正義曰朝歌今衛州縣也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

威重之權至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汚行以事

諂諛之人索隱曰杜預云回邪也而求親近於左右則

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安肯

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

使人出之幸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

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

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

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

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

魯連達士 高才遠致 釋難解紛

辭祿肆志 齊將挫辯 燕軍沮氣



鄒子遇讒 見詆獄吏 慷慨獻說

時王所器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三

其五亦本之出... 大夫公曰魯...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正義曰屈景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

王始都是生子 報受 為楚懷王左徒 正義曰蓋今在

左右拾 遺之類 博聞疆志明於治亂 嬖 史記音隱於

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 號令出則接

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

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

令 屈平屬草藁 索隱曰屬音燭草藁謂割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



謂發始也 未定 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 正義曰王遠云

上官 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

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

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

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

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索隱曰音蕭應劭

曰離遭也騷憂也又離騷者猶離憂也夫騷序云離別也騷愁也

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

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 正義

曰上七感反下丁達反慘毒也怛痛也 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

正道直行 正義曰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

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

乎屈平之作離騷盖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

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正義曰誹方畏反 若離騷者

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

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



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

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

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

泥之中索隱曰濯音濁淖音鬧汚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蟬蛻於濁

穢正義曰蛻音稅去皮也又它卧反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

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徐廣曰皜疎靜之貌○索

隱曰皜音自若反泥音推此志也雖與日月

爭光可也正義曰言屈平之仕濁世去其汚垢在塵埃之外推此志意雖與日

月爭其光明斯亦可矣屈平既紕其後秦欲伐齊齊與

楚從親正義曰上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

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

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

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

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

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

之大破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索隱曰丹淝二水名也謂



於丹水之北謂丹陽水之南皆為縣名在弘農所謂丹陽今岐江故城

虞楚將屈匄索隱曰屈姓遂取楚之漢中地

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懷王乃悉正義曰梁州

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

楚至鄧索隱曰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楚兵懼自秦歸而齊

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

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

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

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

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

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

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索隱曰張儀傳無此語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

將唐昧徐廣曰二十八年敗唐昧時秦昭王

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

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索隱曰楚世家昭



同謀王故彼此  
各隨錄之也  
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

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

留懷王徐廣曰三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

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

頃襄王立索隱曰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

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

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

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



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

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

人君無愚智賢不肖索隱曰此已下太史公

讒而不能反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

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

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

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

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



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

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向秀曰泄者浚治去

泥濁也○索隱曰向秀字子期晉人注周易為我心惻張璠曰可為惻然傷

道未行也○索隱曰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

易象曰求王明受福也○索隱曰京房易章句言我之道可汲而用上有明主汲我道而

用之天下並受其福故王之不明豈足福哉

徐廣曰一云不足福○正義曰言楚王不明忠臣豈是受福故屈原懷沙自沉令尹

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

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離騷序曰遷於江南屈原至於

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

父見而問之索隱曰父音甫曰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

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何故而

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

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

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

流而揚其波索隱曰楚詞隨其流作滑其泥也眾人皆醉何



不鋪其糟而啜其醅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

見效為索隱曰楚詞懷瑾握瑜作深思高舉也屈原曰吾聞之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

身之察察王逸曰靜索受物之汶汶者乎王逸曰蒙垢蔽

汶汶猶昏暗不明也寧赴常流而葬乎江

魚腹中耳索隱曰常流又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之溫蠖乎索隱曰蠖音烏廓反溫蠖猶昏憤楚詞作蒙世之塵

埃乃作懷沙之賦索隱曰楚詞九懷曰懷沙礫以沉此其義也其

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盛茂

貌索隱曰莽音姥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王逸曰

○正義曰莫古反汨兮窈窕徐廣曰眇眩

日汨行貌○索隱曰眇兮窈窕○索隱曰

眇音瞬窈窕音鳥烏反孔靜幽墨王逸曰孔甚也墨無聲

聲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寃結紆軫兮離慙

之長鞿王逸曰鞿窮紆屈撫情効志兮俛詘

以自抑剋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王逸曰剋

謂

廢也信人剋方木欲以為圓其常法易初



本由兮君子所鄙王逸曰由道也○正義曰

不道變易初行違離常道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王

曰章明也度法也言曲明於所畫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

○索隱曰畫計畫也楚詞職作志志余也余如注所解內直質重兮大

人所盛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巧

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文幽處兮矇謂之

不章王逸曰玄墨地矇育者也離婁微矚兮

瞽以為無明王逸曰離婁古明視者也瞽盲

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索隱曰鳳皇在

效兮雞雉翔舞徐廣曰效一作郊駟案王逸

又音女加反籠落謂藤蘿之相籠絡也楚詞雉作鷺○正義曰應瑞圖云黃帝問天者

日鳳鳥何如天老曰為鴻而鱗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鷄啄首戴德頸揭義

背負仁心入信翼侯順養正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備舉同糅玉

石兮一槩而相量王逸曰忠夫黨人之鄙妬

兮羌不知吾所臧王逸曰莫昭我之善意○

○正義曰羌音疆也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

本無鳥鴻鳥  
字鴻下有並  
字



濟王逸曰言已才力盛壯可任用重載懷瑾

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王逸曰示語也邑犬群吠兮

吠所怪也一國高為桀也庸廝賤之人也○索隱曰尹文子云千人才曰俊萬人曰桀今乃誹駿疑桀固是庸人之態者耳文質踈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

徐廣曰異一作奧駟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

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王逸曰重累也襲及也

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王逸曰悟達也○索隱曰

楚詞悟作選並吾故反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索隱

日楚詞作莫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

改忿兮抑心而自疆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

有象王逸曰象法也進路北次兮正義曰北次將就日昧昧

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王逸曰娛樂也大故

謂死亡也○索隱曰楚詞含憂虞哀作寄憂娛哀娛音虞娛者樂也亂曰索隱

師叔云亂者理也所以發理辭浩浩沅湘兮

指惣撮其要而重理前意也浩浩沅湘兮

索隱曰二水名地理志湘水出零陵海陽山

北入江沅即湘之後流也○正義曰說文云

北入江沅即湘之後流也○正義曰說文云



沅水出牂牁東北流入江湘水出零陵縣海山北至入江按二水皆經岳州而入大江也

分流汨兮王逸曰脩路幽拂兮索隱曰楚詞作幽蔽也

道遠忽兮曾嗟恒悲兮求歎慨兮世既莫吾

知兮人心不可謂兮王逸曰謂猶說也○索隱曰楚詞無曾嗟已下

二十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

將焉程兮王逸曰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

王逸曰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索隱曰楚詞錯安也

曾傷衆哀永歎喟兮王逸曰世溷不吾知心

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

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王逸曰類法也○正義曰按類例也以爲

忠臣不事亂君之例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應劭曰汨

水在羅故曰汨羅也○索隱曰地理志長沙有羅縣羅子之所徙荆州記羅縣北帶汨水

音覓○正義曰故羅縣城在岳州湘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爲

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續齊詩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

於此日以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四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

聞君常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並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練樹葉塞上以五色絲縛



之此物蛟龍所憚由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  
作糝并帶五色絲及練藥皆汨羅之遺風也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徐廣曰或作慶

○索隱曰揚子法言及漢書古今人表皆作景差今作差是字省耳以徐裴鄒三家皆無

者是如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

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

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

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

書以吊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

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正義曰

云秀美也應助云避名置門下甚幸愛孝文

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索隱曰吳姓史治

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

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

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

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



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  
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  
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  
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  
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  
尚黃數用五正義曰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故改為土也為官名  
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  
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

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

灌東陽侯馮敞之屬盡害之正義曰絳灌周勃灌嬰也東陽

侯張相如馮敞時為御史大夫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

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

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索隱曰誼

為傅是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之時也非景帝之子長沙王發也荆州記長沙城西北

隅有賈誼祠及誼坐石林在也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

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徐廣曰竹華反韋昭曰謫譴也○索



隱曰字林云適音文厄反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吊

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張晏曰恭敬也俟罪長沙

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吊先

生索隱曰造音七到反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

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索隱曰竄音七

外闕茸尊顯兮讒諛待志索隱曰闕音我騰反茸音而龍反應

用而反尊貴字林云闕茸不肖之人也胡廣云闕茸不才之人無六翮翱翔之賢

聖逆曳兮方正倒植索隱曰胡廣云逆曳不得順而行也倒植賢不

肖顛倒而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索隱曰漢書作

隨夷濁兮跖躡廉一句皆兼兩人莫邪為頓

兮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以冠名莫邪為頓

春秋曰吳王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日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劍名也頓讀作鉞鉞

刀為鉞徐廣曰思廉反鉞者錫也鉞利也音

纖音其于嗟嘿兮生之無故應劭曰嘿嘿不自得意

曰生謂屈原也幹棄周鼎兮兩寶康瓠如淳曰幹轉

瓠謂之甄大瓠也應劭曰康容也幹音莞莞轉也康空也○索隱曰幹音烏活反甄音五



謂大瓢瓢也。列反李巡云康騰駕罷牛兮驂蹇驢正義罷音皮

驥垂兩耳兮服蓋車索隱曰戰國策曰夫驥服鹽車上太山中坂遷

死負轅不能上作樂下車哭之也。章甫薦屨兮應劭曰章甫漸

不可久劉向別錄曰因嗟苦先生兮獨離此

咎應劭曰嗟咎嗟勞訊曰李奇曰訊離騷下竟

亂辭也。○索隱曰訊音信劉伯莊音素對反訊猶宣也重宣其意周成解詰音碎也已

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索隱曰漢書作一鬱亦通其誰

語鳳漂漂其高逝兮索隱曰夫固自縮而遠

去襲九淵之神龍兮鄧展曰襲重也或曰襲覆也猶言察也○索隱

日徑子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故云九淵之神龍也洑徐廣曰洑

筆深潛巨自珍徐廣曰洑潛藏也彌融爚徐廣曰一

○正義曰顧野王云彌遠也融明也爚尤也沒深藏以自彌遠明光以隱處也以隱

處兮徐廣曰一本云彌竭輪以隱處也○索隱曰案徐所注蓋三本惣不同也蘇林

云偃音面應劭云偃背也螻獮水蠹害魚者以言背惡從善也郭璞注爾雅云以鳧江東

謂之魚夫豈從蠹與蛭螾漢書蠹字作蝦

水蟲蠹仁蠹也○索隱曰蠹音蟻螾音質



蟻音引○正義曰言寧投水合神龍豈陸葬從蟻與蛭蚓所貴聖人之神

德兮遠濁世而自蔽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

云異夫犬羊正義曰使騏驥可得係羈絆

世以藏隱其文如般紛紛其離此尤兮蘇林

音盤孟康曰般音班或曰盤桓不去紛紛搆讓意也○索隱曰尤謂怨咎也亦夫

子之辜也索隱曰漢書事作故夫子謂屈原

之故羅此各也騶九州而相君兮索隱曰騶音旦知

九州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

覽德輝焉下之索隱曰言鳳皇翔見人君有

是見細德之險微兮徐廣曰一云逝

而去之正義曰搖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

逝而彼尋常之汙瀆兮應劭曰八尺曰尋倍

潢也瀆小渠也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鱣兮

如淳曰大魚也鱣曰固將制於螻蟻索隱曰

庚柔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

而為讒賊小臣之見害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正義曰漢文帝年表云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也傳為長沙靖王差之二年也括地志

云吳芮故城在潭州長沙縣東南三百里賈誼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誼宅中有一

井誼所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如壺傍有一竒脚石床容一入坐形流古制相承云

誼所三年有鵓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

命鵓曰服晉灼曰異物志有山鵓體有文色不出域索隱曰鄧展云似鵓而大荆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鷄其雄為鵓楚人謂之服吳

錄云服黑色也鳴自呼其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

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

索隱曰姚氏其辭曰單闕之歲兮徐廣曰歲云廣猶寬也

闕文帝六年歲在丁卯索隱曰李巡云單闕起也陽氣推萬物而走故曰單闕孫炎本

作蟬焉蟬猶伸也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

集予舍徐廣曰施一作斜止于

坐隅貌甚間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

占之兮策言其度索隱曰漢書作識說文云識驗言也此作策蓋識策

之辭正義曰發策數之書占其度驗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

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索隱曰于於也漢書作爭服小顏云

李于作子注全

注全



予加美 吉乎告我凶言其蓄正義淹數之度音災

兮語予其期徐廣曰數速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

不能言請對以臆正義曰協韻音憶萬物變化兮固

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幹音

也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反變也或曰嬗

蔓相連反○索隱曰車昭云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蘇林云嬗音嬗謂其相傳之也洵

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索隱曰漢書無窮作無

深微貌以言其理深微不禍兮福所倚正義

可盡言也○正義洵音勿禍兮福所倚正義

依也福兮禍所伏索隱曰此老子之言然禍

下身也以言禍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正義

迺言禍福相彼吳疆大兮未差呂敗越棲會

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韋昭

也李斯傳說胥靡兮徐廣曰腐刑也○索隱曰

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墨子云傳說衣褐帶素

氏十里河西岸吳改下便乃相武丁夫禍之

與福兮何異糾纏應劭曰福禍相為表裏如

索



糾絞也。繩索也。○索隱曰：韋昭云：繩微也。又通俗文云：合繩曰糾。又字林云：繩三合繩也。

音九 墨糾 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

矢激則遠索隱曰：此淮南子及鵝冠子文也。彼作水激則旱而呂氏春秋作疾。

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矢激疾則去遠也。說文：旱與悍同音。以言水矢流飛本以無

礙為通利。今遇有物觸之則激怒更勁疾。而遠悍猶入或因禍致福倚伏無常也。萬

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

大專槃物兮漢書專字作鈞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

索隱曰：漢書云：大鈞播物此專讀曰鈞。槃猶轉也。與播義同。虞喜志林云：太鈞造化之神。

鈞陶萬物品授群形者也。案上鄉陽傳注云：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言其能制器大小

以比之。於天。之。塊。軋。無。垠。應。助。曰：其氣塊軋非有限

○索隱曰：柔無垠謂無有齊畔也。說文云：垠圻也。郭璞注：方言云：塊軋者不利也。王逸注

楚詞云：塊軋霧氣昧也。○正。天不可與慮兮

義曰：塊鳥郎反。軋於點反。與音頃。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

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索隱曰：此莊子文。陰陽

為炭兮萬物為銅索隱曰：既以陶冶喻造化故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索隱曰：莊子云：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則



忽

為生散則為死索隱曰莊子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索隱曰莊子

而未始索隱曰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搏索隱曰控搏索隱曰玩弄

愛生之意也索隱曰博音徒端反又本云索隱曰作控揣揣音初委反又音丁果反揣者量也

故晉灼云或然為人言此生甚輕耳何足化索隱曰引物量度已年命之長短而愛惜之也

為異物兮又何足患索隱曰謂死而形化為鬼是為異物也患協韻

音小知自私兮賤被貴我索隱曰莊子云以物觀之自貴而相

也索隱曰賤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索隱曰莊子物故有所然物固有所

可無物不然索隱曰貪夫徇財兮烈士殉名應劭曰徇營也

瓚日以身從物曰徇索隱曰莊子索隱曰夸者死權兮應劭曰夸毗也

好榮死於權利索隱曰夸秦也莊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不悲也索隱曰言好夸毗者死

於權利是言貪勢以自矜夸者至死不休品也尤甚也言勢不甚用則夸毗者可悲也

庶馮生孟康曰馮貪也索隱曰漢書作每生音謀在反服虔云每念生也鄒誕

本亦作每言唯念生而已今此作馮馮亦持念之意也然案方言每字合從手旁音謀改

反索隱曰馮音蕙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孟康曰怵

怵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索隱曰漢書亦作私東應劭云仕諸侯為私時天子居長

安諸王悉在關東小人怵然內迫私家樂仕諸侯故云怵迫私東也李奇曰私多作西者



言東西趨利也休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索

音黠又休者誘也休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索

日張機云德無不包拘士繫俗兮摑如囚拘索

徐廣曰摑音華板反又音曉○索隱曰說至

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索隱曰莊子云古之至

德美之極謂至人眾人或或兮好惡積意李

日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瓚曰

言眾懷抱好惡積之心意○正義曰意合韻

音真人淡漠兮獨與道息索隱曰莊子云古

不知惡死不以心損死不以人助天呂氏春

秋曰精氣曰新邪氣盡去反其天年謂之真

也人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棄知

隱曰遺形者形故可使如槁木也自喪者心

若死灰也莊周云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

止徐廣曰坻一作坎駟案張晏曰坻水中小

有險言君子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若

浮兮其死若休索隱曰莊子云勞我儻乎若

深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索隱曰出不以

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漢書音義曰如舟之

空也○索隱曰鄧展



云自實自貴也養空而游言體道德人無累

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

兮知命不憂索隱曰德人謂上德之人心中無物累是得道之士也細

故憊劑兮何足以疑索隱曰憊音士介反○介張揖云憊介鯁刺也以言細微事不足憊介我心故於此云何足以疑之者也○正義

日憊刃邁反後歲餘賈生微見孝文帝方受

釐徐廣曰祭祀福祚也網案如淳曰漢唯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厘音僖

坐宣室蘇林曰未央前正室○索隱曰三輔故事云宣室在未央殿北應助云厘

祭余也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

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

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

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索隱曰梁懷王名揖文帝子梁

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傳之

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

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

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

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徐廣曰文帝十一年無後賈



生自傷為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  
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  
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世其  
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  
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索隱曰荊州記云  
長沙羅縣北帶湘  
水去縣四十里是原  
自沈處北岸有廟也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  
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

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  
輕去就又爽徐廣曰一作爽然自失矣  
索隱述贊曰

屈平行正 以事懷王 瑾瑜比潔  
日月爭光 忠而見放 讒者益章  
賦騷見志 懷沙自傷 百年之後  
空悲吊湘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四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索隱曰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縣

名屬潁川戰國策以不韋為濮陽人又記其事迹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雖云太史公採

戰國策然為此傳當別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已異聞改易

彼書遂令不與史記合之也買音古鄭玄注周禮云行曰商處曰買○正義曰陽翟今河

南府往來賤賈貴往來賤買貴賣也○索隱

曰王劭賣作鬻音育案家累千金秦昭王四

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

為太子索隱曰名柱後立安國君有子二十

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

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

子楚索隱曰即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本名異

之曰吾楚人也而子字子楚母曰夏姬母愛

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索隱曰質舊音致今讀

不及二伯左傳曰信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

楚子楚秦諸庶孽孫索隱曰韓信傳亦曰韓



孺子曰：「孽子何休？」注：公羊孽子，賤子也。非嫡正之子。曰：孽質於諸侯，車乘

進用不饒。索隱曰：下文又云：以五百金為進用。宜依小顏讀為：賈音才刃反。進

者財也。古字。居處困不得意，出不韋賈。邯鄲

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正義曰：戰國策

云：濮陽人呂不韋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日十倍；珠玉之贏幾

倍，日百倍；主立定國之贏幾倍，日無數。不韋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飽食，今定國立君

澤可遺後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

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而駿馬盈外廐，美女

充後庭，主之春秋高矣。一月山陵，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今有計可以使

君富千萬，寧於太山，必無危亡之患矣。揚泉曰：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

後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子後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楚異

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引領西望，欲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異人無國，王后

無子，有子，揚泉曰：諾。入說，乃往見子楚，說曰：王后為請於趙而歸之。

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

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

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索隱曰：既解不



事所言之意遂與密謀深謀也

得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

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

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正義曰適音嫡獨華陽夫人

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

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

幾得與長子正義曰言子楚無及諸子旦暮

在前者爭為太子矣索隱曰幾音冀幾望也左傳曰日月以幾戰國

策曰子後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高誘注云子後秦太子異母兄弟也子楚

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

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

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

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

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

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

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

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



作

謂

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

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夫人曰：索隱

國策在說秦王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

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

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

子之索隱曰：以此為一句，子為養之為子也。

甲然欲分立以爲適，作上句而子之夫在

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

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

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

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

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

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閒，從容言索隱曰：聞音閑。

從音七，恭反。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

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

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



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索隱曰言其姿容絕美而又善舞也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索隱曰取魚喻也奇即上云此奇貨可居也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日期十二月也○索隱曰蘇月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

暮蓋當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則生政固當踰常期也生子政子楚遂立

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急

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

子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

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

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

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

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



謚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

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索隱曰劉氏本作所

生母生衍字今檢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

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

索隱曰下文尊為相國案百官表云皆秦官

金印紫綬掌承天子助理萬機秦署左右高

帝署一後又更名相國食河南洛陽十萬戶

哀帝時更名大司徒食河南洛陽十萬戶

索隱曰戰國策曰食鹽田十二縣而秦本紀

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

河南此秦代而曰河南者莊襄王即位三年

史記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莊襄王即位三年

薨太子政立為王徐廣曰時尊呂不韋為相

國號稱仲父正義曰仲中也次父也蓋秦王

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

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正義曰年表云秦昭

卒始皇四年信陵君死始皇九年李園殺春

申君孟嘗君當秦昭王二十四年已後而卒

最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索

隱曰王助云孟嘗春申死已久據表及傳孟嘗

春申死稍在前作陵將五國兵攻秦河外正



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疆差不

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

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

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

十二紀二十餘萬言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

離俗時君也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以

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

春等紀二十餘萬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

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索隱曰地理

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新城武帝更名渭城

案咸訓皆其地在渭水之北北阪之南水北

曰陽山南亦曰陽也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

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

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

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陰

關桐輪而行正義曰以桐為小車輪令太后聞之以

詐令人以腐罪告之正義曰腐音輔不韋又

腐



陰謂木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木后乃  
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  
遂得待木后木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木后  
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正義曰雍  
雍縣南七里有媯妻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  
秦都大鄭宮於媯妻媯妻家僮數千人請客求宦為媯妻  
舍人千餘人始里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  
孝文王后曰華陽木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

正義曰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平縣東北二十五里夏太后子莊襄王

葬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兆霸陵

秦襄莊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里始里在北故俗亦謂之見子陵故夏太

后獨別葬杜東索隱曰杜原之東也○正義

三里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

萬家邑索隱曰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漢舊

儀武昭宣三陵皆三萬戶計去此一百六十餘年也始皇九年有告媯妻實非宦者常與

木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木后謀曰王



即薨以子為後說苑曰毒與待中左右貴臣

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寢入子何敢乃與我

充所與闖者走行白姓皇○索隱曰劉氏寢

近詞義說苑作寢子言輕諸侍中以爲窮寢

皆其矩反今俗本多作曼字蓋相承錯耳不

家之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

子也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

而遂遷太后於雍索隱曰說苑云遷太后咸

宮秦昭王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

所起也王欲誅相國為其

索隱曰家謂家生資物並沒於官人口則遷之蜀也

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衆王不

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

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

陽徐廣曰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

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

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

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

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



死徐廣曰十二年綱案皇覽曰不韋冢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母

冢不韋妻先葬故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

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

九年大后薨謚為帝太后索隱曰王即云秦不用謚法此蓋號

耳其義亦當然也始皇稱皇帝之後故其母號為帝太后豈謂誅列由時之行乎與

莊襄王會葬芷陽徐廣曰一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索隱曰按

文信侯者乃即是呂不韋封也嫪毐得寵貴侯上文已言不韋封此替中言嫪毐得寵貴

由不韋耳合人之告嫪毐毒聞之秦王驗左

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木

后璽發季以及斬年宮正義曰斬年宮在岐州城西故城內發

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奸時遂滅其宗索隱

日地理志扶風有好時縣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

謂聞者其呂子乎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

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按人也

索隱述贊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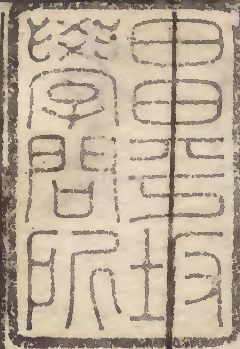


不韋釣奇 委質于楚 華陽立嗣

邯鄲獻女 及封河南 乃號仲父

徙蜀懲謗 懸金作語 籌策既成

富貴斯取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